



墓誌  
碑碣  
祭文  
題跋

一  
銘

王

編

服部文庫

イ 17

2019

10



417  
2019  
10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八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源君嶽 輯校

墓誌

故法印平菴先生墓誌銘

故法印平菴先生諱正球世醫官也本一柳氏族故  
姓越智氏為濃人三世之先諱正琳生于京師受方  
大醫令一溪君一溪君竒愛其聰敏以長女妻之且  
延壽家世所傳禁方盡與之因稱族曲直瀨文祿中

仕叙法印至慶長中仕于國家草創之時卒先是  
有子諱正圓叙法眼早卒乃子養故正琳君外孫諱  
玄理是為嗣玄理君以延壽家玄孫亦學一溪君之  
遺傳方悉得之寬永中叙法印而先生實其長子也  
以寬永二十年正月十九日生于東都寬文七年父  
玄理君卒先生嗣先生少治診病數有驗官賜褒  
賞先生年二十八志於博施慨然曰國家祿養吾  
儕固亦民之疾疢是待且余雖三世術尚未精豈可  
忸怩世恩而坐做素餐紈綺之士哉即三折之勞之

謂何乃請賜告暇之近郊願施田野之醫藥者且  
益習其業許之遂遊八王子鄉三年延寶元年召  
歸明年為直醫七年叙法眼天和二年為侍醫元祿  
元年叙法印先是增祿自茲率間年加賜以至采  
地入千九百石前後賞賜金銀繒帛不可勝計云  
往元寶之世稱威嚴明斷當時替御之臣苟不謹有  
過多觸赫怒以故人人惴恐有朝受命而夕飲冰者  
惟先生出入優游兼為風議之臣後先三十年未嘗  
有過矢其為人不苟造次顛沛必於篤行居第在城

南華集二編 卷二  
東未嘗東首臥不趾君所也其謹慎他皆如是蓋萬石建陵之謹厚而有汲鄭之質直且視榮利不眩身居寵祿泊然不有意如寄故不爲夏畦之辱亦無批鱗之忤終始以長者見重能保其富貴殆與世懷祿耽寵苟患失之者異矣豈老子所謂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者邪性簡貴不以色親人居家雖僕妾顰笑不妄假而亦溫溫有憚怛之愛好施能散前後所賜隨手而盡無藏餘財可謂君子人也若其方術驗已無數而朝野所共推不復具云享保九年致仕十

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八十五葬於東都麻布天真寺先生配柘植氏生男三人女二人二男一女早喪第三子名珪字君瑞即雲夢先生也長女適高井氏孫三人元喬與雲夢先生交有年恆遊其家頗知平菴先生狀故臨其葬相與議令元喬誌其墓乃作銘曰

似續厥祖命服迺同加以大邑報勞昨功寵榮耀外不如守中維誠有初維質克終有捄彼上起死養生富而能散易持其盈有子受基堂構載成子孫亦世

南郭集二編  
卷之二  
神之祈寧

版倉君墓誌銘

君之先版倉甲斐君諱某事管領上杉氏為總州帆  
丘城主甲斐君生佐渡君諱治清在帆丘屬北條氏  
佐渡君生君王父諱治真北條氏隱總之大網里  
生三子時國家已一統伯仲皆出仕親藩季子諱  
正信有四男君蓋其第三子云君諱九字惇叙幼好  
學通曉國家故事文廟在櫻田邸時君年三十  
以薦為史性忼慨質直凡與上司言侃侃無所藏有

盡言名而亦不忤刻嘗以史事一權臣非理讓之欲  
加意氣服之君正色辯對權臣不能答內愧之伺君  
過失而無隙可乘得不見中後君每謂子弟曰當是  
時謂之不畏彊禦然是不難耳第持側目之間而得  
無缺矣庶可以教爾曹以奉職勤勞為書院直郎寶  
永元年文廟自櫻田邸入西城君從駕為納府  
文廟立累遷為納府曹長亡綏府無故亡二千金  
衆此不知所為謀共出償而秘之君獨不肯曰此苟  
自盜後自悔者已空請有司案驗以明明公等如

不能我獨告之。小志怒曰：新曹長欲破事邪？然竟從君議于時，長司頗疾，君違衆發言，及雜治其事，乃佯爲推君有幹，凡紛雜易過者皆屬君，實幸其或失，君知其意，愈益獨任，終始之果得盜，小吏中事已白，稍稍有爲，君上聞者得見褒，由此衆皆心服。正德中爲三城宮直長，三城者瑞春大夫人所居也。或私謂君曰：以子之才，陸沈于宮，妾兒女之間，不亦惜乎？君曰：子未知吾志，納府財賄，所聚人動易污，縱能守潔，或相連坐，安得獨受清白之名乎？吾遷自納府，幸已

姑且以三城爲東方生金馬，奚不可也？且幾納府多坐贓者，雖已遷，追責其狀，獲罪而君獨以無污穢得全矣。始君自弱冠經事多矣，每謂人曰：世率汲汲利祿，未壯求仕，此非大器晚成之志。余少勤學，且曉當世之務，至年三十始仕，故遇事無疑滯，及爲三城直長，君已老矣，然酒酣氣壯也，猶尚慨然曰：丈夫卽爲則與天下事，吾雖老邁，苟有用我乎？何必盡出時，諸有司下哉，而久滯此職，與嗶啞嚅唼之徒爲伍，亦命也夫。是時在位，不知君者多，不存，故以孤遠不遇終。

云享保十二年。又患胸痛。而猶扶病出。人或諫曰。子之微官。何自苦為。君曰。不聞委吏事乎。苟食公祿。亦盡其職。已不爾。算其多寡。報之。殆近市井商賈之私。君子不為。至明年病不已。在三城病劇。輿歸。未安席而沒。年六十四。實享保十三年四月廿三日也。葬東都曹司谷法明寺。君篤學。初事木順菴。晚見徂來先生。心醉其經術。即令二子事之。身亦能祛末學舊習。益讀六經古文。久之。道卒通。父子常論難。以為樂服。徂來先生出於誠心。人以為儀封人之風。聞人藏奇。

書百方求之。必自寫所得。凡百餘卷。曰。此不獨我所好。顧家貧。子孫之書。縱不當贏金。寧不比業。田宅為遺後計乎。君友兄弟。睦親戚。為人謀而忠。有人問當世事。循循不倦。叩兩端而竭焉。所識或有鬪鬪不和。事必為居間解之。至忘寢食。亦因此多得無事。族人寮友及小吏屬君。所為折莫不心服。恆誦信陵君傳。至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謂實得我心。治家有法。雖僮僕。謹慎為風。又恆言。妻亦當內助。幹家事者。也。易不云乎。家嗃嗃。悔厲吉。豈獨和樂之貴哉。然

南華集二  
性能容物不皦似乎俗好酒醉益温克時乃戲言曰  
我獨醉世皆醒我獨濁世皆清其愷悌亦如是娶齊  
藤氏生三男二女伯敬德爲嗣次安世字美仲次經  
世字美叔長女適醫官武文安少女未嫁仲叔二子  
即事徂來先生者學術夙成聰敏絕人皆國器也銘  
曰既竭其才不怨乎不以天則不夢夢錫以濟美知  
命樂天不亦君子乎

備前岡山毅軒如世君墓誌銘

備前岡山毅軒如世君以享保十五年終後三年其

嗣子子羽東從予遊乃狀屬予爲其誌按狀自君考  
默軒君諱次春字季弘臣事備前初備前前少將侯  
尊尚儒術率厲風俗國邑並大建學置博士稟生徒  
乃令熊澤先生矜式國中熊澤先生薦江州處士藤  
樹中江先生於是侯玉帛具禮聘之而藤樹以老且  
疾辭不至令其子及諸弟子至默軒君豫州人是時  
東學藤樹先生亦以其高第俱與至備前因留仕焉  
時前少將侯興學之志方盛默軒君學篤行修兼通  
音律爲市令然事之餘猶出入侯側議禮肄樂贊



成其志遷督學人事十餘年而卒無子子養兄子是  
為毅軒君君諱次英字某亦生于豫州來為默軒君  
嗣為人強力有吏才以嚴整率人少以默軒君督學  
學經術故其治職頗雜儒雅後少將曹源侯時為司  
郡吏分部而治他部或有劇難治侯乃令君移為之  
既而治復擇他難治移之如此東西數十年皆有效  
績人感服其勤勞幹事侯數褒賞三加祿元祿中有  
官命郡國進圖籍又有備中福山量地事及享保三  
年朝鮮使來聘所過供給備前亦當其道凡此皆稱

縣官靡盬之役諸國頗難其人而君乃三以選執其  
事皆辦焉君又武健過人備之海上有肥前小城人  
田上某以爭船鬪殺石州濱田人瀨谷某已而田上  
上岸逃備前國令封人諸有司分走索之君與小林  
某奔命于西自昏輒馳初更未盡行八十里至備中  
矢掛捕得田上并其奴以還君司郡之間以疆場重  
事及犬牙分界民有相訴往返平安大阪及東都數  
使諸臺悉無虛歲而事雖重未嘗失墮岡山市閭風  
俗淳朴後稍稍為格君為司令日夜勸民勤業二年

南寧集二  
復初吏民大悅晚為司郡總管正要會諸郡吏悉屬  
焉領任地徵役之政及考其屬吏之治成兼與聞國  
政尤為重職是時已為今侯先是置二人參治而今  
侯特令君一人統之而君雖老夙夜視事未嘗有廢  
滯今侯賞之再加祿凡事兩主加祿五前後四十年  
無懈怠云年老以病乞解職侯不許數固辭乃不得  
已免就優宦養病享保十五年庚戌十二月廿四日  
終于家壽七十葬于國之東南義冢山君天性方正  
在職始終人無敢欺侮年高職重乃益敬憚焉然慈

愛好施自族姻故舊振人之困之不可勝計養宗族  
女且嫁之凡十人僮僕年久給仕乃為之買田宅為  
生或予金錢前後無算以故舉國謂君家富溢而沒  
時貲財不過辦喪具其清廉亦如是君高祖父加世  
右近諱孝平上州人永祿中游事江之淺井氏後淺  
井氏滅時戰死曾祖諱光平仕加藤氏從軍數有功  
以勇聞王父諱平次繼事加藤氏初生于甲州後隨  
其君封移伯州復移豫州生默軒君故默軒及君為  
豫州人君配瀧川氏女德全備內助君家稱賢明婦

南齊集二編 十一  
人先君五平卒合葬焉生男二人女一人長次重次  
元勝女適佐藤某妾生一女次重早死始次重在  
時元勝已出嗣淵本氏至此無嗣養大父保重利子  
名元鳳字子羽亦好學即請誌者也瀧川佐藤淵本  
大父保重皆岡山通家也銘曰

興於學施於職吏治蒸蒸宜其享於國

碑碣

會津大夫西鄉守從君墓碑

君諱近方姓源氏其先居參州西鄉因族焉曾祖諱

元房是時松平丹波侯之先曰康長既為列侯曾祖  
於侯為從昆弟故事侯家從侯移封或在信或在播  
後在濃以至王父諱房茂王父在播生護忠君諱近  
房是為君考時外家會津大夫保科正長以無嗣取  
護忠君為子正長卒繼食其祿由是護忠君為會津  
侯臣時尚幼稍長以其祿讓正長遺腹子復西鄉氏  
會津侯賢之別賜食祿先侯德翁公時為當國位德  
益崇事詳于徂來先生物茂卿所撰護忠君碑生君  
君既長自倅累進參國政有年護忠君老焉君代秉

政龍祿二千二百石。歷事先侯鳳翔公德翁公君温  
純不驕。時然後言。委蛇有儀。雖燕居無惰容。晨昏謁  
親如拜君。護忠君亦待之如賓。而色養孝順不失。雍  
熙政尚寬和人之爲善。若已有之。國有刑獄未嘗不  
惻然動容。然居職不阿勢利。每大議事。閭閻據節而  
言。然亦不危激。人莫不敬服。侯數稱其忠良。云素不  
好佚遊。所友唯道藝之士。恆聽其說。樂爾寶永三年  
病解職。正德三年致仕。六年丙申九月五日卒。卒後  
國中莫不追思其遺愛焉。配赤羽氏。有三男一女。伯

近張嗣爲大夫。仲房成以餘子仕。季早沒。女適沼澤  
貞通君。以寬文元年辛丑生。享年五十六。會津院內  
山先侯之兆所在。先大夫既祔其側。於是就葬焉。祠  
曰守從靈社。吾邦上古神道設教。後世有傳其道  
自會津先侯土津公尊崇之。喪祭遵奉其儀。終則神  
祠焉。先侯土津德翁之謚。即其儀云。守從之號亦其  
禮所立也。銘曰  
院內之山鬱其松柏。神侯至止。佳此窳窳。乃顧先壠。  
列峙不隔於乎。守從斯奚適。

實元島君墓

實元島君諱利榮世紀人少學京師還有紀國之邑在勢君因爲小吏其地非其志罷爲臣加納侯侯既從紀來封列侯方其草創紀綱定繁君以老臣統內外爲政藩中大治以加納侯居樞要四方莫不願一接君而君愈廉謹侯亦委任買權者不得詣焉獨有志於興文學愛縫掖之士前後推薦若而人恆曰老矣吾則斯已得見善學者猶已學之其忠信亦天性云享保丁未六月十四日疾卒年六十五葬于武州

豐島郡崇源寺君考宗西君諱利則娶小野氏生君而出再娶植田氏實君所母也孺人粟屋氏一男名利永嗣仕一女甫十四歲其所善呂生爲其子來謀喬亦嘗見君知其狀乃銘其碣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臣之休休奚必自學爲

隆元公子墓碑

隆元公子諱久英字一學加納侯第二子侯先出藤氏其大父諱久利仕於神祖食邑常茨木分賜諸族於紀藩遂爲國一及侯侯東都公子以寶永乙

酉某日<sub>レ</sub>生<sub>レ</sub>紀和歌<sub>レ</sub>山<sub>レ</sub>八從<sub>レ</sub>駕之明年公子亦東享  
保戊申冬<sub>レ</sub>召<sub>レ</sub>給事焉壬子元日<sub>レ</sub>賜六品服以朝  
是歲卒吳門邸實享保十七年壬子四月廿六日也  
年二十有八葬東都城西四谷戒行寺公子天性孝  
謹在官精忠先是疾經年而未嘗就<sub>レ</sub>臥口不言苦少  
間即朝居邸浴櫛盥漱定省不懈人以為不疾每謂  
左右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奈何可忍一日使<sub>レ</sub>父母視  
其困頓嗚呼余疾雖不弔於孝有關哉所以湯藥是  
謹以冀速瘳是己已而疾病疾至尚猶改容起坐強

食示不<sub>レ</sub>困飲膳湯液唯疾所命及不起皆知其為力  
疾公子弱冠文武所習兼究其技尤善射日習所發  
率二三千或及萬餘時騎射命中如破以為身承  
國恩不如是不足以干城好詩嗜史學書工古人風  
生平愛衆恤下於是邸臣賓客義故莫不哀慟痛惜  
乃欲以志不朽為之銘曰  
行<sub>レ</sub>先乎孝移忠于國有行不必有才有才不必有德  
翩翩公子于嗟為人子則

莊先生墓

先生姓平諱玄中字和奧人也因號金華早孤既冠族人謀令學醫東都數年非其所志更爲儒初從徂來物先生問修辭物先生亦視一隅已未幾出其所爲所未嘗聞如探諸懷是時物先生方誘進英才乃大竒之顧謂喬等曰未嘗見進取如斯人古狂簡哉吾無所裁乃日夜益憤勵所著必機軸於己遂稱大著作云爲人磊落好倣瑰璋之事故其結撰每欲驚人又滑稽多端敖弄一世以故或見謂狂好竒然性喜善疾惡視人善不啻自己若將加諸膝不置

飲酒忼慨時或激烈至泣下一有惡聲及其所善搯擊欲反之甚於己私後乃稍稍折節然其義氣著於心本時發於感慨有似而非者蠹害君子乃曰彼何人斯爾居徒幾何嘻笑耳然亦微示其絕作文恆稱獨不見斗量乎人非不容而出之二參我即一斗亦用一石亦用不知其他卒後探其家素貧不藏一書所抄數卷己人始服其才量後爲守山侯儒官年四十五卒享保十七年七月廿三日也葬東都城北蓮光寺配沖田氏廿二女長元幹字國禮女甫十

二餘皆不齒沒也  
其甚而其所善者至擊鮮極驪  
未嘗以寔為辭每至令有急不得去其愛人亦出天  
性及卒始與不知皆為流涕既客死無親則姻家諸  
友兼義營葬遂立石守山世子好學師重先生先是  
刪其稿行于世於是世子即謚文莊先生命喬作碑  
喬已為友二十餘年先生率不可人而推喬居一日  
長亦其義氣所許乃爾皆謂如真兄弟至素服受弔  
遂不敢辭作銘曰  
天假其文不假齒千載懍懍神不死神不死兮安其

理先生之墓觀此里

英岳岡田君墓碣

守山岡田大夫彦愛狀其考英岳君諱空紀屬喬銘  
其墓乃受而按其譜蓋其先播明石人本今井氏後  
從所仕侯移豐小倉水府推恩侯刑部公取于小倉  
時君父諱空門勝夫人于東都遂臣于刑部公君童  
而聰敏公竒之別賜成人祿更族岡田及今侯嗣而  
受封守山君已以世臣之重有勲勞加祿為大夫秉  
政性敦厚寡欲  
如施司職數十年眾服其仁數



告老疾以得其告 聽享保乙巳固請致仕乃給養  
 老祿優焉初娶甲郡內人井古田氏無子養水府中  
 澤氏子空汎於是繼家享保癸丑九月八日君以壽  
 八十九卒先是井古田氏以寶永己丑卒合葬于東  
 都小石川常泉院其繼空汎字彦愛今為大夫克家  
 乃為彦愛作銘曰  
 八十有九仁者之壽天道既爾必祉孫子

書蘭陵生碣

田中生東都人諱良暢字子舒號蘭陵以享保甲寅

二月廿五日卒年三十六初余與生叔父富春叟相  
 識生年十二三恆居叟家時已視其為人自幼尚氣  
 慕豪士風長益勵學遂事徂來先生後居駒籠教授  
 生徒癸丑夏得疾然有間則講業不輟踰年疾益苦  
 漸至危篤乃又援筆作詩談笑少焉而没生以通家  
 子親於余二十餘年嗚呼生壯特氣其躬不甚愛惜  
 故至不起乎亦命也夫然以此終志可悲不娶無子  
 門人營葬山谷瑞泉寺而起墳來諏于余余乃采其  
 垂終作人書碑陰 足以槩其生平其詩曰華陽洞

裡幾時遊聞說

修玉樓此去欲攀藥珠樹雲間

白鶴已來不

祭文

祭徂來先生

嗚呼文武未喪道由孔存祖龍自我燼餘乃昏封圮  
縣開禮卑刑尊物隨世異空理愈煩明明皇朝三代  
為則維此先生生此東國依經發經微言斯得而先  
生逝矣嗚呼哀哉昭回在天流峙在地人而不文誰  
知其志岷之蚩蚩左言為異維此先生日照心至爰

彼慕蕪原泉自致儀刑左馬古辭乃作其詩伊何風  
雅之索含李兼王爰振末弱而先生逝矣嗚呼哀哉  
覺斯德行于何不臧彛倫所叙一弛一張加以兼善  
數仞為牆才為世出亦已載揚天德下照朝見有光  
俾世矜式將興國章而先生逝矣嗚呼哀哉六藝絲  
分九流雜糅恢恢先生網而不漏醫卜裨官觸石延  
富孫吳申韓靡藉不究濟濟多士斐然是裁為圓為  
方厥成唯才唯才則成鑽仰子來言笑晏晏俱上熙  
臺唯長是視尺  
猜納汗如海是以為恢而先生

逝矣嗚呼哀哉  
辱忘年謬同寮案冀附旌端寧  
有毛彩湔拔乃顧長鳴駑駘載去載臥衡門之下薄  
言往遊樂茲盟社豈謂無人傾心如瀉逝矣命哉天  
不暫假嗚呼先生胡而棄予人之云痛誰不我如豈  
我獨哉何獨歎歎視天夢夢逝不可沮中心如裂泣  
血有餘百爾所懇答言則虛矢奉永誓弗忘厥初神  
之聽之維其舍諸嗚呼嗚呼哀哉哀哉尚饗

題跋

為西臺侯跋畫卷

書畫雖物亦有知哉神物而落俗手可謂一厄矣狩  
氏所藏宋梁楷畫蠶圖相傳以為橫披三幅蓋絕品  
也西臺侯覽而愛之令良工摸留之它日至則裝作  
一軸首末既具大增神彩侯曰世以碎錦玩之可惜  
也神物終當合此且雖摸不亦足以雪其冤哉余曰  
顧虎頭所謂妙畫通靈猶人之登仙豈足乎侯笑  
蓋侯所好雅古異於世俗非獨其學矣

薩州八咏亭卷跋

聞之薩人其邦

尤佳者為新築地蓋山海並絕

南齊集  
也。樺山氏家園。收之乃作八咏亭賞之。如此卷  
所圖若誦余謂詩一也和歌一也。圖畫一也。固為三  
絕。然非有此勝未足施此技。則景絕一也。世之俗士  
謂山蓋高。謂海蓋深。非不觀也。苟無勝情以會之。不  
啻牆面。則亦樺山君好事其絕一也。可謂五絕矣。雖  
然山海吾勝也。五絕吾絕也。吾不蕪芥者。誰居薩國  
之為大。無所弗有。己薩安養。湛公為其邸。來修護摩  
于東都。則為樺山君屬。余跋余得閱此卷。爽然自失  
乎其絕之富。

跋徜徉亭諸作後

會津西鄉大夫因或人示余其家亭諸篇。記若詩備  
矣。蓋徵跋其後也。余方輯故物先生遺藁。既得讀。倘  
徉亭記。想見大夫為人。今之諸什亦皆海內名家儼  
然列也。如與大夫交臂。一亭之上。親賞其奇觀。猶尚  
大夫徜徉之無已哉。徜徉之意。物先生已悉矣。余尚  
何言。所可言也。唯是余不佞之廣覽之知。不能即槩  
其勝。續貂諸什。若夫遠寄冥搜。遙為之咏。則諸君有  
焉。余也有愧於公耳。

古今隸

隸之說多矣。字學家聚訟難可以理焉。岡玄明作書公聽並觀。豈惑於衆口哉。玄明之壻倉伯頌好學遊於吾黨之間。乃使余有言乎其書。然余之不能言。益耻疎於字學耳。雖然。玄明之學古今爲徵。兩造具備。識者其以爲簡字。豈待吾言哉。則爲伯頌題而已。

題明詩評首

明王弇州品藻李何一時之詩。遂及滄溟同時諸子。又上及明初諸子。通若干人。取譬離辭。尚摧幾遍。意

其壯歲技癢。所爲因擬鍾氏詩品耳。庾言所稱二三相出入於此。此蓋其相稱五子彬彬。未爲出謝而登吳時之作。爾故跋語叙及宗徐與梁。不道吳明卿。然則後著危言。間仍用前語耳。有圖重刻者。示余時。長門瀧彌八在坐。刻者就乞檢閱。且曰。上木之舉已急矣。斲棗待之。彌八笑肯之。去一日夜。乃句而授焉。刻者復索余言。余即徵其筆。隨意到無疑。王著以附其首。既無別本。對校刻者。又奚迫促。則疎漏所不必問焉。

題陳臥子明詩選首

宋人之詩取諸古唐古唐而非矣明人之詩取諸古唐古唐而是矣夫既取諸古唐何以非哉墨絲楊岐本同末異固矣非獨末異本亦有是非矣所以慎所由也近時稍知明詩之是人喜言之則宋詩之非無惑焉雖然夫既取諸古唐而非矣取諸古唐而是而非矣不必無焉非而非矣無惑焉似是之非有眩焉故明人之詩選者相與行於世胥如志也然亦有肖焉是有肖焉非有非非有是是有是非有非是惡乎

定選在其人耳而後由此之明由此之唐之古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至于取以成我亦在其人乎亦在其人乎是選也頗肖焉已近是已此已不為東西緇黃也則後之是亦足以由焉烏石生以新刻見示因題以此言

祝枝山赤壁墨本跋

祝京兆書赤壁賦余所視烏石生舊藏雙鈎已未知真蹟在誰家西洞烏石善書有墨癖近令用作墨本

南亭集二卷  
比之雙鉤既如畫龍點睛飛動風雨快哉得隴望蜀  
真龍可想耳不患葉公之走但恨其真不見也姑且  
用此解饒宜矣

為坂子祺跋歷代帝王圖

古帝王譜謀尚矣史之有表蓋亦其物云乃上下數  
千年綴續其事蓋有之然太煩太簡適其要鮮矣長  
州坂君子祺好學有弗究弗究弗措也乃讀史之際  
帝紀本末表揭一圖以備覽焉亦欲因此為力而自  
求其饜飲乃開之則帝運所次閏位僭偽所交錯日

懸星羅抵掌興廢於咫尺遊目本末於經緯夫讀史  
者雖強記乎時或瞻忽其泛覽則豈不為綱舉目張  
之裨哉固亦可與天象地輿參焉同人德慙令刊于  
世

題芙蓉菴八詠後

芙蓉菴景勝以余所觀不可謂之非幽境也然萬公  
坐觀嘯詠之餘乃有所題則一草一木被光生彩林  
苑海嶽倍於舊色千萬矣詩豈可謂不關造化哉世  
言禪者皆謂瓦礫說法法則吾不知己也亦且逃於

法而詩其瓦礫乎然萬公為德海內景仰既無異論矣則詩豈可謂不關玄理哉雖然是唯余所知乎爾則獨為萬公道乎爾

題明七才子七律新刻

此集也世多有亦未審何人所選原本數刊首簡相夸書同人異亦皆假託知名之士無取也余初且謂注攙疎謬率屬市井虫眩而已然已疑其詩所采頗精焉本集如林不無蕪穢及於比技視之彼翹然者固非盡於此然此所抄亦無害其萃焉按嘉隆七子

七律海內鑽仰雖魏張諸人雁行一時哉尸祝李王之至往往私錄其選今其所錄雖或未見想必作者所自可乃從而親受焉精之又精可知已尸祝李王并及五子當時所列其有焉大抵明詩之選不尠焉以余寡見此為尤也則此集也疑亦同時之人所為若先有選者未定亦不授之人後頗墮偽造家手未可知也不據其真即託其假必有以也既經偽造或妄意增減蓋有之夫詩苟可誦乎餘蓋不必論也西子蒙不潔吾幾矣物不可以貌取也如是烏石生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八  
所拔濯濯哉可謂美矣出公笑芙蓉萬公好詩擬議  
李王既與之化深愛予子又愛烏石生乃請之序  
公既序矣猶且以非其所為道顧余令有言余不佞  
於萬公承斷金之交久矣則余心所同公序既盡矣  
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亦唯悅烏石新之又重述萬公  
之言既以盡矣題以為徵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八

